

長
征
記

斯文赫定著

李述禮譯

楊震文徐炳昶校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長征記序

又到亞細亞了——在多年苦悶的間隙之後！而這次却不是單獨的去；因為我替我生平最大的考察團所設置的任務，包括這樣多的知識部門，使到各科青年專門家的參加成爲自然的結果。

考察團應該採用全部新式研究的器械去工作，飛渡那閉塞的荒漠之地——我心裡醞釀着這樣的計劃。在這點上我希望德國將有所襄助。我向容克爾斯教授 (Professor Hugo Junkers) 商量，我在他那裏遇着最熱烈的同情。後來德國漢沙航空公司 (Deutsche Luft Hansa) 答應我們同德國航空界繼續連絡。所以就帶同八個德國人，他們無論在實際和理論方面都具有豐富的航空經驗。

但是，在烏魯木齊我們却碰在釘子上了：大權在握的新疆省長楊增新禁止在他境界內飛行。此後，德國飛行家不久就返里了，而我亦于六月間回歐，爲的是替考察團籌備下幾年繼續進行的給養；自然是向瑞典政府請求幫忙了。

至于中國的學者和學生怎樣參加考察團的，我已經在書上詳細地敘述過了；我在這裏只須提明，他們的合作使我一月一月地愈是覺得，怎樣地不可少與怎樣地貴重。

✕ ✕ ✕

亞細亞長征的第一段落——在一九二七與二八年的冬令從包頭穿行戈壁沙漠到烏魯木齊的旅程是告一結束了；現在我又登上把我再送到同人那裏去的船，他們在這夏季裏從未讓他們的科學工作停息過。新的課程在誘惑着呵！關於我是否應當就在現在對於這次旅行有所發表這層，我猶豫了一下子；因爲目前我還沒有時間把我那廣汎的

每天的記錄集成一本書。所以我就把這書單獨付託我的德國出版者和多年的朋友，就是從整千照片中選擇圖畫這件事也交給他去辦，這些都是我們勤勞的德國攝影師李伯冷的作品，他也攝照了這次旅行的電影：「與斯文赫定過亞細亞沙漠」。這書有一種錯誤，勃羅休書局（Brockhaus）與我自己都要負責：全部的地圖稿件還在亞細亞呢——讀者于此只好首先在一種普通地圖上畫過的路線圖為滿足了。

✕ ✕ ✕

我不能就此結束，在我沒有向幫助我的人們傾瀉我的謝忱之前；他們幫助我實現重歸亞細亞這久有的願望，還使我立在這樣偉大的考察團的前面。

那末，首先就要向德國人道謝了。我將永遠忘不掉德國方面向我所表示的那種義俠和誠懇。我覺得，這個時期是童話上的一種境界，是一個香夢，將要永遠插入我那最貴重和最甜蜜的回憶之中。與漢沙航空公司的首領們合作，無論何時都負有正直的信任與高尚的諒解之印証。

我還要很簡短地向瑞典公使依威拂夫（Oskar Gwerföt）和萊宗呼福特爵士（Baron Carl Leijonhufvud）道達我那誠摯的謝忱，他們在我逗留北京的時候，以後又在我旅行期間給我盡了無價的勞悴；向安得生（Andersson）道謝，他是我的不倦的忠告者，用他中國經驗豐富的寶藏來協助我；對於中國地質調查所長翁教授，葛拉褒教授（Professor Gracbau）以及偉大的考察旅行家安得思（Anders）感戴他們給我的善意與幫助；最後還得感謝北京的「反對派」——中國學者們，他們由我的敵人轉成我的朋友和合作者。

就是對於團裡每個全人我都要說出我那正直而誠懇的感謝，每個人都做了他應盡的義務，一切爭執都有分寸，

大家都和好地共事。同着像我的瑞典人，德國人和中國人合作，人們簡直可以逐漸科學地統制中亞細亞這大片雄偉的領域。中歐間的這種善意的，友誼的合作在我看來，是一種真實快樂的泉源；我把同地球上最偉大的，在許多觀點上最饒興趣的民族這樣密切地接觸過這件事當作一種最大的獲得。

我在用特殊的敬意記念我的那位老朋友駱文那得勒爾 (Fred Iswendler)，他于一九一二年就劃出一筆款供我「下次的旅行」之用。

向我的僕役們道謝大概是達不到他們跟前了。三個安得生教授留給我的古物學採集者莊，白和斯，給我盡了最優越的勞績，給我們做工的蒙古人和漢人都忠誠地去做派給他們的事，例外是少有的。

最後，我用傷感的心情記念那些忠實的駱駝，牠們毫無怨言地把我們和我們的行裝駛過這無邊的廣漠，牠們中還有一大些在穿過戈壁沙漠攸長而艱苦的路上永遠倒臥了！

斯文赫定

一九二八年八月七日于斯突克荷。

叙言

拿我們中國的民族性同歐西的民族性相比，大體講起，可以說：歐西人士對於幻想力異常豐富，而我國人則頗為缺乏。因為幻想力程度的高下相異，而科學，文學，筆記，遊記……各種著作的性質也大不相同。

專就遊記來說：富有幻想力的人所作底遊記，飽含文學的興味，而事理的真實也間或為幻想力所遮蔽；反之，幻想力貧乏的人所作底遊記，比較確實可靠，而枯燥平淡，難引起讀者的興趣，因之不大能興發人民的志氣。我們如果拿大唐西域記或長春真人西遊記同馬哥波羅的遊記一比？就可以證明上面的話並沒有錯誤。樊師同歸處機的著作，從科學上說，固然比馬哥波羅的遊記靠住的多。但是馬哥波羅的書，雖怪珍奇，步步引人入勝，使讀者翹然生遠遊之思。這一類的地方，絕不是樊師二師的著作所能企及處。

斯文赫定博士不獨為瑞典，而且為世界有數的地理學者。他並且具有文學天才，他歷次的遊記均不脛而走，各國競譯。這一次到我國西北考察所出底第一本遊記，長征記，使人讀之，如入寶山，有應接不暇之感。他這樣的著作可以說兼有樊師二師及馬哥波羅之長而無其短，現在已由李君述禮由德文本譯成中文，其與德文對照一方面，由楊丙辰先生校對改正；其中文譯名及其他關於中文一方面，則由我負責校改。楊先生一方面，我相信他很充分地盡了他的職務，至於我，則我自己就有些不能滿意的地方。

我熟望我國的青年人把這本書當作最高興的讀物，因而引起旅行探險及對我國邊疆的興趣，但是這個譯本還未能用最漂亮最流暢的白話，這是我頂不能滿意的一點。我希望將來出第二板的時候，在中文一方面，還有重要的修正。

我現在還要有幾句話要說的，就是：我同赫定博士共同工作，將及二年，我對於他的人格有很深的敬服。頂使我敬服的一點，就是他工作的精神。我們共同旅行的時候，我不過四十二歲，他已經是六十三四歲的老翁，可是他的工作能力，仍比我大的多。

他每天起的很晚，總須到上午十一二點；他大部分的工作全在夜間。下午八九點鐘以後至上午兩三點，全是他工作的時間，寫信著書，精力絕人。可是我所頂佩服底，還不是這些。我們團中頂年幼的團員劉衍淮君，是一個很聰明，很有為的青年。他把他自己的職務——氣象紀錄作的很好以後，又自己練習著畫路綫圖。他很有天才，一學就好，很得赫定先生及我的贊許，一路上作了許多可寶貴的工作。可是當我們在賴濟納河動身赴新羅的時候，正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天氣已經冷了，結冰了。這位勇敢的劉君告訴我；他不想再作路綫圖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天太冷啦。我當時覺得他的理由不充足，因為那時候不過剛結冰，但是作路綫圖，並不是他職務內本有的工作，所以我也不好強勉他，到晚間吃飯的時候，他同樣地告訴赫定先生，赫定先生聽說他怕冷，一言不發，一場大笑！這位勇敢的劉君因為他笑却不好意思，就一直工作到頂冷的時候！以後看見赫定先生工作的精神，他那怕冷，實在是太可笑了！天氣愈冷了，溫度降至百度寒暑表零下二十餘度了，而赫定博士仍在他的駱駝背上，照樣畫他的路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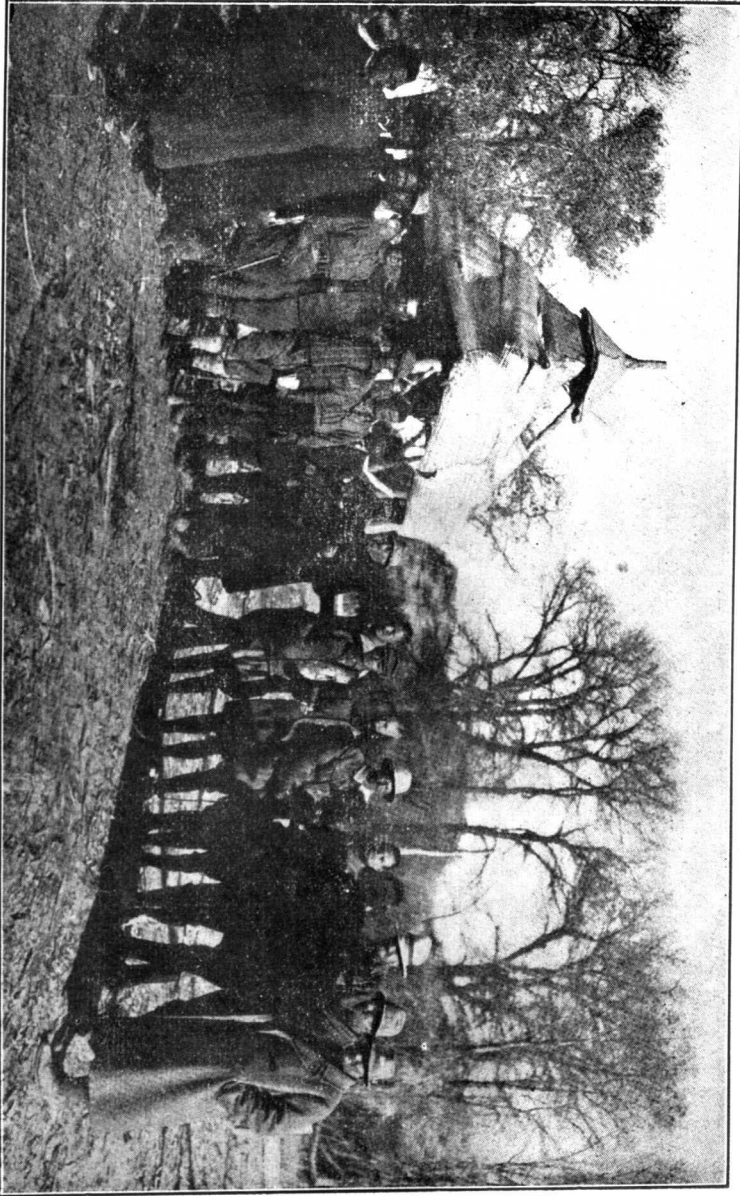
有時風沙撲面，冷空氣鑽到最切膚的襯衣裏面，而赫定博士仍在他的駱駝背上照樣畫他的路綫圖！並且赫定博士的受冷，還不是我們所能比！因為當時我們雖然藏在老羊皮的皮襖下面，穿著龐大可笑的氈靴子，但走不多遠，即身體還冷，必須下了駱駝，走一里半里，才可以反暖過來。赫定博士的心臟不很好，不能大走路，身體還冷，

止好任其冰冷，而他仍在他的駱駝背上，照樣畫他的路線圖！及至十二月九日他終于病了；十日休息一日；十一日復行，他病未愈，但他路線圖的工作仍然照舊！中途他精神委頓，不能自振；醫生將他的外套鋪在地下，扶他下來，休息片時；但休息頗久，他的精神仍不能恢復；醫生無法，才給他打一嗎啡針；這位六十三歲的扶病老翁精神剛覺稍振，他就又擎起他的分度器，上了駱駝，繼續作他的路線圖！十二日復行，他仍繼續工作。十三日他病的很利害，萬不能騎駱駝，而住地無水，不能休息，乃商議着用牀抬著他向前進行；他這時候自然無法再作他的路線圖，乃由那林代作；可是在他的病牀上，方向分度，還是由他自己去看！科學與生命，在他身上，已經混成一整個東西。他這樣的治學精神，不惟我們中國學士大夫應當馨香頂禮，實在是人類的鴻寶，永久無從磨滅的東西！

他享有全世界的大名，是分所應得，毫無虛偽！我們的團員，精神振奮，成績卓越，全是受他的啟發，也是十分確鑿，毫無虛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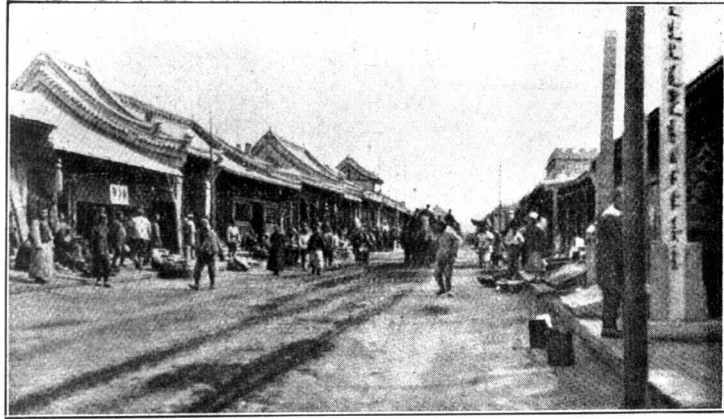
另外因為他的精神博大，與中國學者誠意合作，使兩方面的學者均得有價值極高的成績，也是永遠不應該忘記的事情。所以歸結我希望世界的學者均讀此書，因為他們可以明白在中國工作而與中國學者誠意合作，能有什麼樣的收穫；同時希望中國學者多讀此書，因為他們從此書可以感覺到治學問的真正精神並對於大漠曠野的濃厚的興趣。

徐 炳 昶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日于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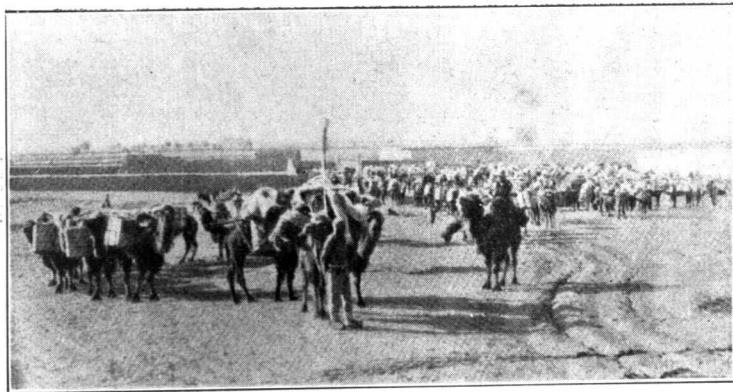


拉爾生 | 李伯冷 | 生瑞復 | 那林 | 郝貳爾 | 郝德 | 馬森伯 | 海德 | 米繪威 | 赫定 | 錢默滿 | 韓普爾 | 馮考爾 | 伏德滿 | 貝格滿 | 哈士繪 | 李蒙之 | 徐碩 | 崔鶴峯 | 丁道恆

第一座固定測候所前的團員



駱駝穿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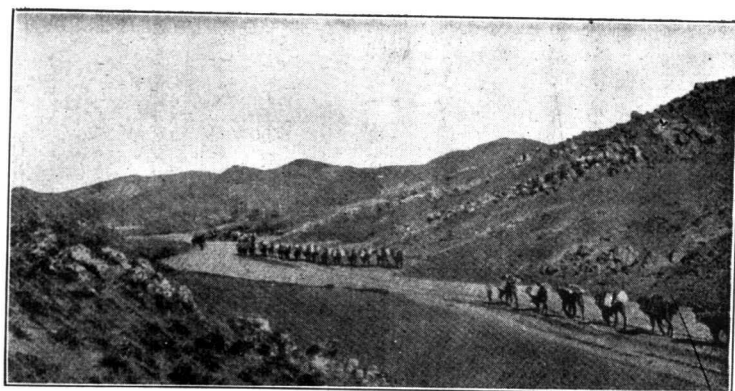
集 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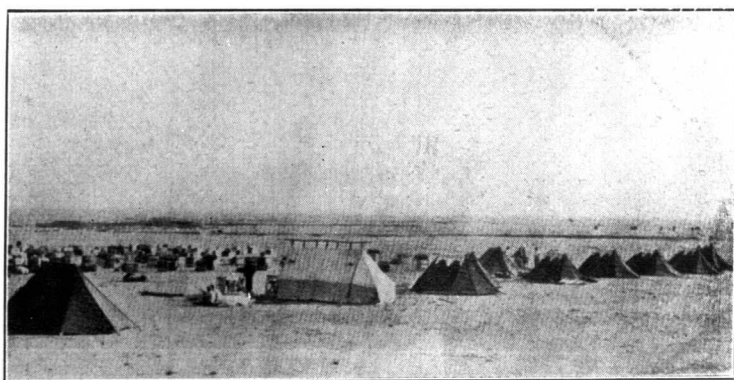
我們的氣象學家郝德博士及其測候台



鄰近的中國人在我們這裡購買駱駝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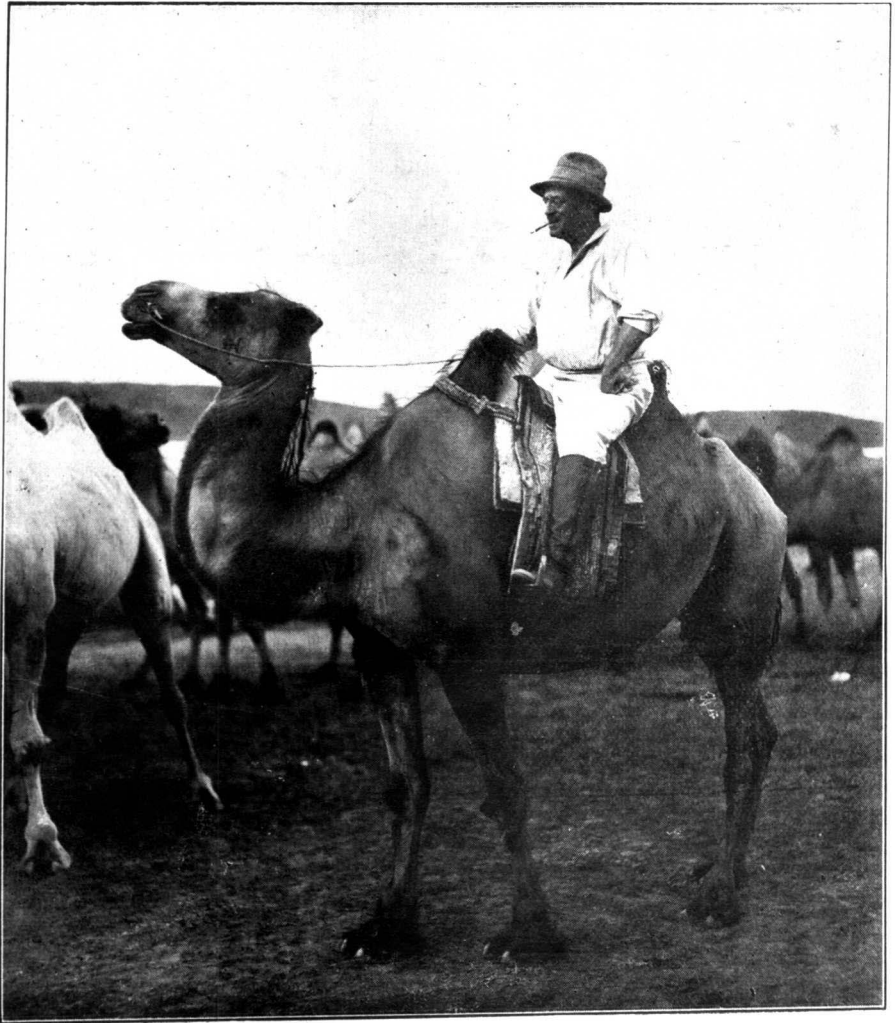
向 北 進 發



幕 城 成 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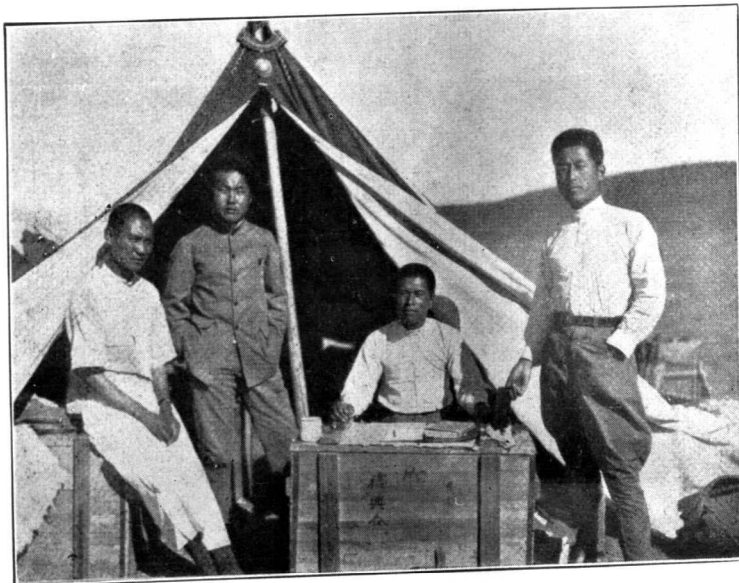
赫默爾隊在到集合地
的路上作人種測量



赫定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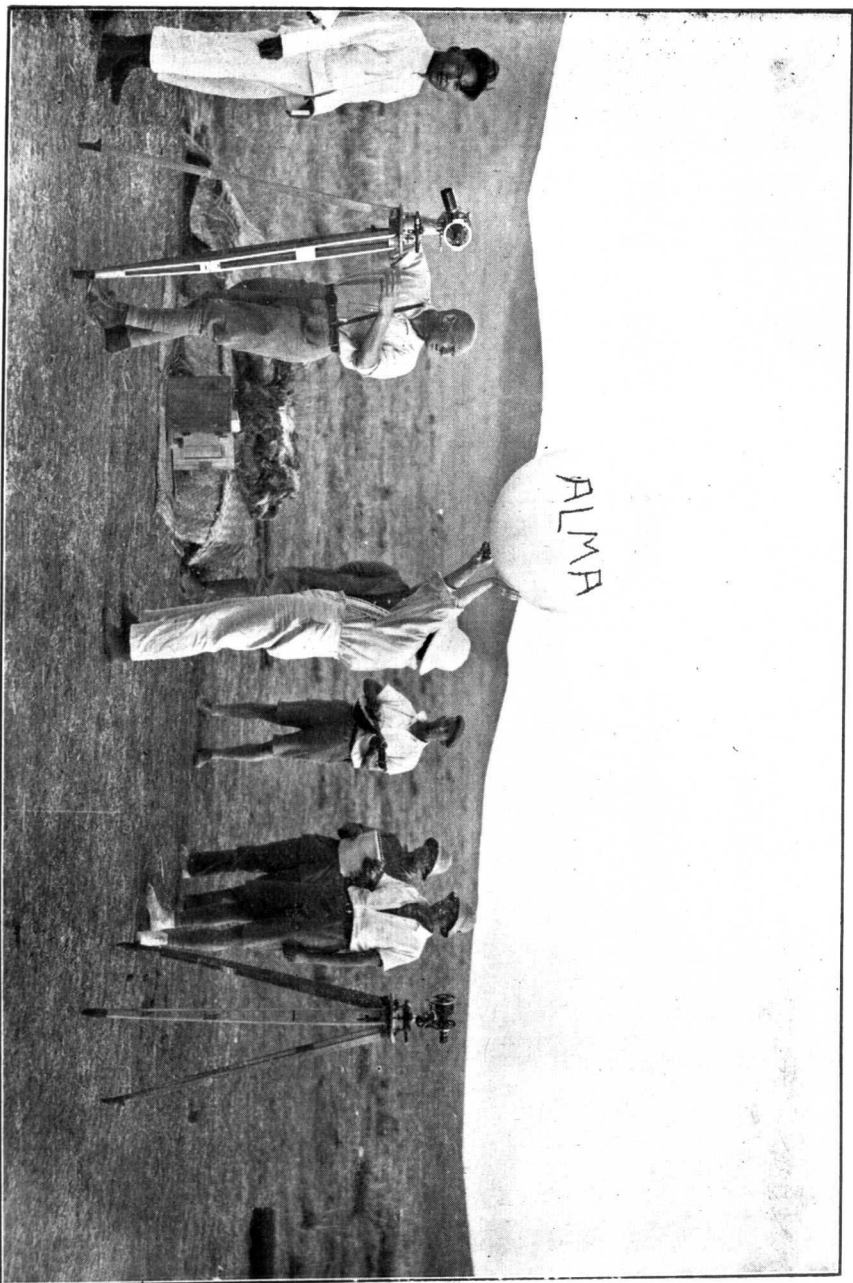
袁復禮 赫定 徐炳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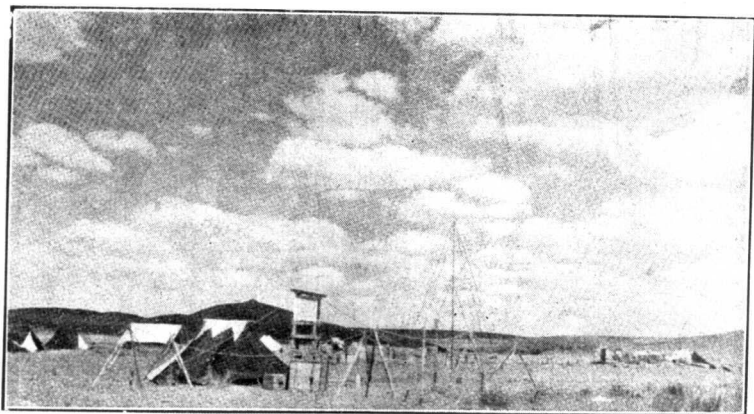
學生 崔鶴峰 劉衍淮 馬叶謙 李憲之 在帳幕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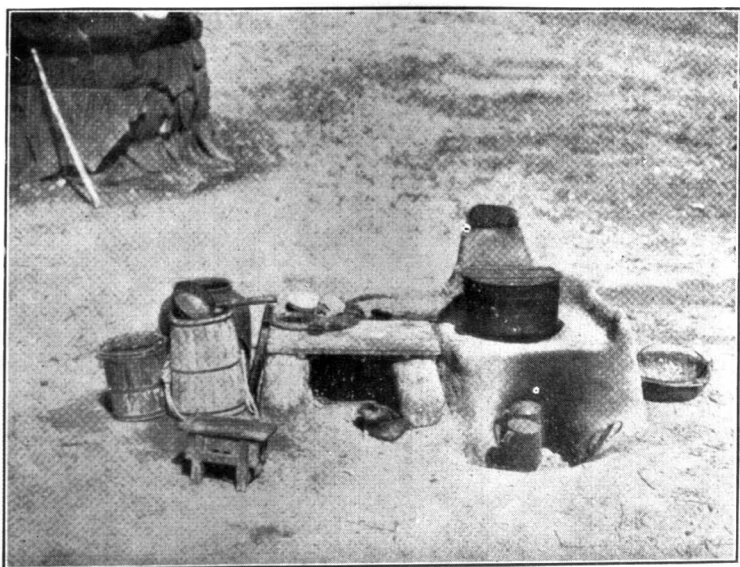
一 些 歐 洲 團 員



氣象測驗考察團最大工作之一種



呼 皆 爾 圖 河 畔 的 測 候 所



駐 地 裏 漢 人 的 爐 灶